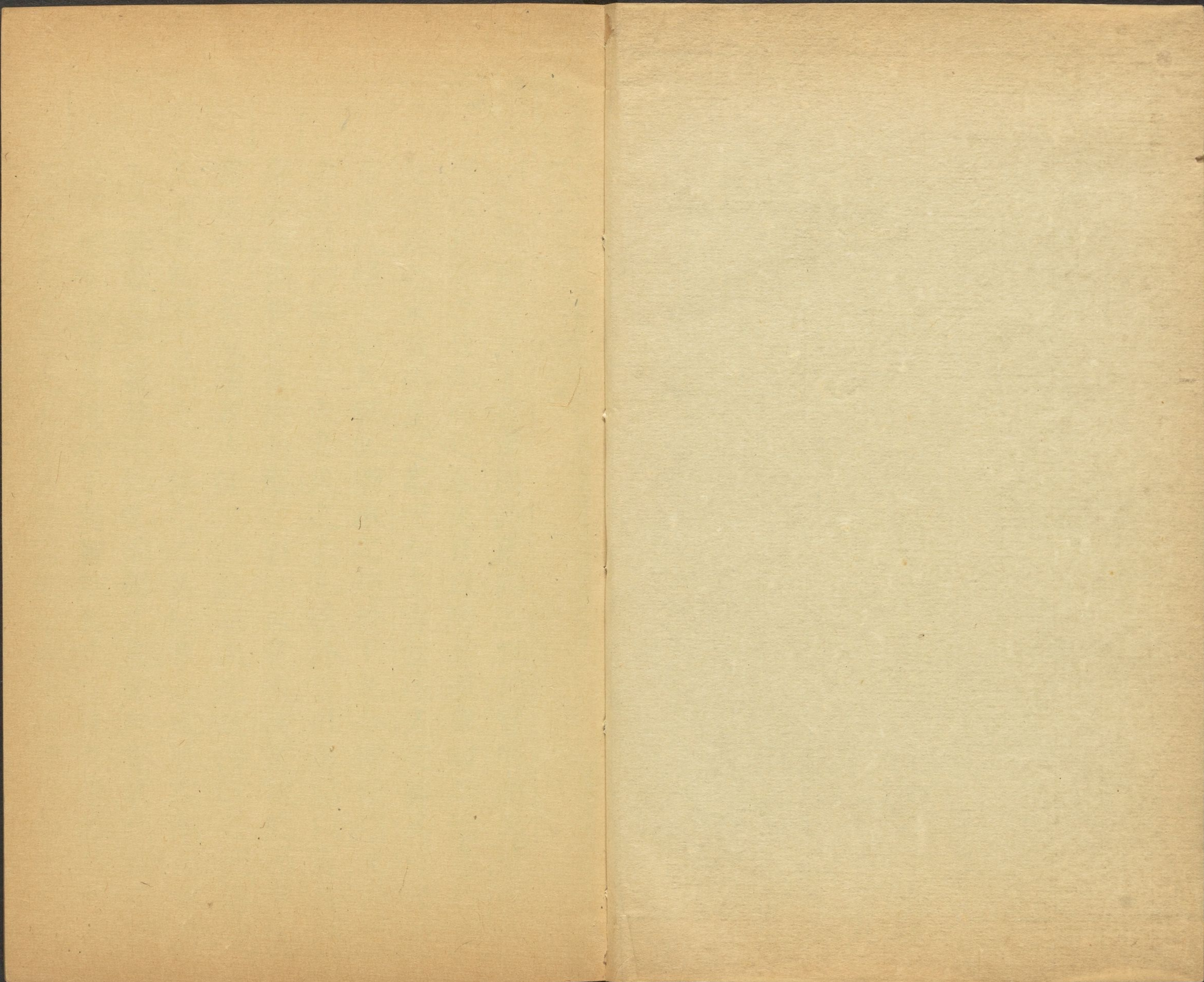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7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4 1940

5

T5781 / 218.6 (5)



乙丑科嘉靖四十四年

哈佛大學漢和

皇帝制曰朕聞治天下者審所尚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皆聖人所以救弊之政也周之末文日以勝當漢盛時論治者已謂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况今去古益遠文之弊其可弗求哉然人情之趨於偽也猶水之趨於下也今欲使損文而用忠其道何繇士大夫者民之表也朕於百司屢詔以實為謂庶幾有副朕意者徐而察之則修政者或徒美觀聽而未能源保邦之業獻議者或徒工詞說而未能效濟時之猷稱愛民者或飾其言而乏一体之心名任事者或張虛聲而罕特立之節致身之義非不知也而鮮克盡瘁於寔寔慎獨之訓非不聞也而率多惰行于冥冥然則欲望民之還於忠也不亦難乎夫古之民不賞而勸不怒而處於鉄餞乃今士大夫

五卷

且不能然其故何也爾諸士上下古今必有慨於茲矣其為
朕根極弊源與所以拯之之術詳著於篇朕將擇而行之焉

臣范應期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法天道以經時政而後有以啓天
下用忠之化肅臣紀以一衆志而後可以鼓天下效忠之心
蓋君猶天也臣與民皆覆冒於天而惟君所率者也天道默
運於上而化育流行之實未始不隨時令以順其施人君端
拱於上而化民成俗之方未始不隨世運以善其治然君也
者主宰化機於上者也臣也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欲
有以更天下之化而不先之於臣以肅其紀則上有崇本之
心而或窒於承宣之未至上有勵化之術而或阻於贊襄之
無良雖日以其令布諸天下而庶官百職之近且有泥焉而

不行者其何以達諸四海九州之遠而妙夫推準動化之機
也哉故必法天道以運夫因時之政而變通損益獨得夫神
化之微推肅臣紀以端夫道揆之本而倡導率先尤得夫取
下之大休則綱維立而運化有機紀法嚴而宣化有地鼓舞
於上而百官庶職咸篤夫忠貞不二之心風行於下而四海
九州咸效夫忠順不渝之節真國祚於久安長治之盛非斯
世於時雍風動之休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於

今日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

真聖神闡出之登

建帝王中興之業

乾元統天之運曆

壽考作人之符乘一誠以終

帝而
帝社申錫于無疆樂四德以

玄而
玄既為加于有未

周察吏治

洞燭民隱

心運而化行如

令發而成動萬里金誠登三屬五而極千載于一時之盛者
愚竊伏草茅不有懷欲獻久矣迺者叨有司之薦得與

大廷之對

聖問所及特倦倦焉首舉三代迭尚之宜次及臣民尚文之

欲臣等深察夫採弊之

皇言更化善治之心見乎詞矣敢不殫竭愚衷以對揚

休命千萬一耶臣嘗聞之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道有

升降政由俗革蓋言天之立君所以代天而施因時之政也

又曰惟臣欽若惟民從乂蓋言君之得臣所以助君而敷化

民之猷者也君代天而為之子嘗以天之心為心臣體君而

為之用當以君之心為心以天之心為心其道從天而不違

以君之心為心其道從君而不二此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

改者也粵稽諸古夏后氏之王天下其道尚忠矣所以承唐

虞之後法天道而以忠為教也而當時文命四敷聲教四訖

以成一代尚忠之化者豈物為以一人之聰明獨運乎上

惟其通知忱恂之臣有以

而為野亦其勢之使然而聖人不能逆觀其變也商氏之
王天下其道尚質矣所以崇忠之弊法天道而以質為教也
而當時商邑用協四方不文所以成一代尚質之化者豈成
湯以一人之勇智獨運于上哉惟其克宅克後之臣体君心
而協贊于下爾至于質弊而為鬼亦其勢之使然而聖人不
能逆為之慮也周文武之士天下也其道尚文矣所以致質
之弊法天道而以文為教也而當時有夏修和天下大定以
成一代尚文之化者豈文氏以一人之明聖獨運于上哉惟
其四友五臣之賢体君心而協贊於下爾至于文之弊而為
靡亦其勢之所趨而聖人不能預為之所也夫夏后殷周之
世天下之盛王也忠實文之選尚天下之至治也而漸為文
弊之方不能不因時以為之損益推行化導之術不能不

以文為之弊者至名漢臣董仲舒損文用忠之論蓋有感於
此也蓋奢侈之習而欲得乎返朴還淳之理可謂深識乎治體
者也然則臣之所謂法天道以經時政者庶幾萬世不易之
常道而所謂肅臣紀以一衆志者豈非一時宣化之要機也
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承天啓運立萬世之丕基

成祖文皇帝安內攘外續百王之令緒其規模之敦厚施為之忠
實見於先民所傳者詳且悉矣臣請舉其槩而言之紀綱不
紊而中外有相維之勢体統有序而大小有相制之權重邦
國之本原而

宗社先建謹郡縣之風化而庠序先立取周之八法而內有

勅諭以勵九卿取唐之六典而外有

律令以布諸省羅賢才于館閣非隆師重道之心乎書衍義于
庶孽非稽古正學之事乎

大誥三篇既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示其勸懲

大明集禮一書又有以一天下之心志而端其趨向以至啓忠
萌賢之篇昭其度也稽制醒貪之錄正其範也卽碑監規之
條端其則也資世教民之訓溥其化也孝順事實之書植其
本也爲善陰陽之編發其良也以崇理學而人才無不正以
抑浮費而風俗無不淳其所以議諸

朝廷頒諸邦國而風行於天下者固皆確乎不二粹乎無疵存
成周文質適中之美而本之有夏忠信之孚益信乎超越三
代而陋有漢于下風矣一時內外諸臣同心協德以成
一代光明之業交懽濟美而永貽萬世無疆之休固由我

二禮

天錫仁聖而馭臣之有方實一時諸臣慶知遇之隆秉匪躬之節
忠愛而不忍欺寅畏而不敢欺也今我

皇上乂道成化而殷憂愈切于日中

純心用賢而一念尤先於知恤一有微能則隨才以授任而詔
爵得器使之宜一有微勞則因功以懋賞而賚予極寵綏之
厚委任之專也堅如金石而謬問不能携其情責成之篤也
假之便宜而進退得以行其志至於

恩禮之優渥益乎如陽春之煦而萬品咸被其光華

德意之交孚藹然如父子之親切而群工樂有所枯恃真可謂
推心置腹而相待一体者矣而又屢

詔百司務崇實意凡益臣庶咸宜以

陛下之心為心而今有不盡然者其在卿士僚佐豈無分猷宣力以建保邦之業者乎而徒貪觀聽罔有實績者未盡無也其在侍從臺諫豈無論思啟沃以效濟時之策者乎而徒工詞采惠疇者乎而徒張虛聲未見特立之節者容有之也其在藩臬守令豈無旬宣惠和保安黎庶者乎而遠道干譽本無一体之心者容有之也致身之義孰不習聞于筮仕之初而要其終也鮮克盡瘁于蹇上慎獨之訓孰不夙夜于幼學之始而究其實也率多飾行於昭昭臣工如是而况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欲挽其文勝之弊而返以忠慤之風其可得哉臣伏讀

聖訓有曰周之末文日以勝今去古愈遠文之弊其可弗救哉臣又伏讀

聖訓有曰欲使損文而用忠其道何由士大夫者民之表也朕於百司屢詔以實為謂庶幾有副朕之意者乃今士大夫且不

能然其故何也臣嘗目擊時弊而有樂於中久矣况今清問下及敢不為

陛下陳之夫臣者君之輔也法之守也民之基也世道之所以

旋而轉運者也會

陛下燭弊之源炳如日月而諸臣不能奉宣德意以弘倡導之機

陛下救弊之勇快如雷霆而諸臣不能奉揚

德威以成厘正之化茲欲使天下返薄而還忠敦本而尚實抑

無其道哉臣嘗聞之陸贄曰漢高皇帝大度故其時多規條不

羈之材實武好英風故其時富貴流立名之士漢宜精吏治
故其時幸循良核實之罷言下之係乎所率也漢之三君
非純乎王道之主然而御臣有其道則天下之趨向隨之而况
聖明在上尤必有不疾而速不言而喻者乎是故今日之治惟在
陛下一轉移之間爾蓋

陛下之于群臣寵之以祿秩矣榮之以聲名矣忠信以孚其心而
疑二不萌于念慮禮儀以重其報而恩施每溢於分涯其俸
之已無不至而待之已無不厚矣然優養培植之後不可無
振揚飭勵之功而博厚博大之餘不可無精明果銳之氣蓋
一於慈惠則惠褻而不以為恩過于寵榮則寵加而不以為
德是故廷臣之細過可弗詰也而忠邪之辨當嚴則不可不
稽其心迹之素言官之狂慙可弗懲也而事理之原實

不可徒徇其奏對之詞事無首尾泛相沿及者弗槩坐焉
也其或罔上以行私背公而徇黨則天討之彰非所以正二
欺欺所見不同本無意必者弗過求焉可也其或陽非而陰
非半鑿以附會則極罰之典非所以懲其佞欺誠一不二之
臣委之腹心非過也而

恩威恒主於獨斷則益以勵其秉德明恤之心焉非效忠之士
晉之崇階匪僭也而

仁義每見其並行則愈以堅其靖恭休國之念臺省重任以待
落泉之良似矣若本無旬宣之績而徒貽尸素之謂者豈宜
使之跼跡於朝端資格弗循以拔卓異之才似矣若外托任
重之名而陰為鑽刺之術者豈可使之濫塵乎名器又或間
行不測之虞以備奸究之志時率核實之令以防文飾之奸

其稱賢能也必審其賢能之實而名浮於德者在所不容舉
稱勞勩也必放其勞勩之詳而祿浮於功者在所必黜推而
至於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由大臣以督監司由監司以督守
令申嚴乎紀律而大起明作之功振肅乎綱維而痛革虛浮
之弊使天下洗心而條志聚精而會神一賞罰之施也若神
明之降鑒而以勸以懲凜然一天威之震悔一號令之布也
若風雨之適至而以鼓以舞靡然一神氣之流行譬則玄極
默運而經緯之迭運者旋轉應運隨其躔度次舍而莫之違
權衡在我而廢物之錯綜者輕重任吾之調濟均節而
不敢抗是其

德履乾綱機利物則

天命靈其侔乎造物而凡紛然群生者皆以然其從欲者矣

見一心所向百辟爭先一人所指群工效力利在一身而非以
君父也則不敢以私其身事在一家而非以

社稷也則不敢以私其家坐而論道者皆務調元贊化之實而有
虞廷師讓之風起而作事者皆切奔走肫附之誠而有王人
秉恤之義臺諫之臣誠竭贊襄而非虛張以飾聽位居藩臬
者竭力于旬宣而不負專城之托職司郡邑者誠心於接牧
而足紓外顧之憂蓋義以維乎其恩則法行自逸而

朝廷輦轂之下翕然成忠直之風威以克乎厥愛則權不下移
而邦國甸壤之間群然秉忠慕之念由是而自上以達下自
近以及遠譬之手持而足行目視而耳聽莫不流貫於元氣
從令於夫若而呼吸運動神化然成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
則夫儀刑觀感之際民之同有是心者孰敢不回心而嚮化

風行而草偃也哉抑臣又有獻焉 朝廷者風化之原也 帝心者運治之本也

陛下欲使天下之作忠亦先之以訓臣而已爾欲使臣民之式節亦本之以純心而已爾仰惟

陛下神明天縱

聖學日新應帝王五百歲之昌期而 敢一發傳心之秘術

祖宗億萬年之正曆而 綱紀弘保治之規

禮樂明備而文明之化以宣

倫至兩全而太平之象以見蓋粹乎位斯道之中而

建維皇之極者矣則夫化導臣民之機挽回風化之本 臣復何

言也哉但臣聞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蓋言天道順右於曰

時常運而不息王者法天以行健純一而不已今

陛下剛德文明之德自昔有聞嚴恭寅畏之心于今愈密曰夫

一念之危微易汨而况

九重邃密之內天理之培之養者甚難人心之出入無時而况一日

二日之間事幾之所明者有萬向使作之以憂勤而或乘

一時之怠忽出之以誠篤而或雜以一息之虛文則本原之

地未免間隔而未融大化之行必有壅遏而弗達者矣臣願

陛下終始惟一而不雜於一三動靜有常而無時乎豫怠防閑于

深宮獨行之際而端莊精一以凝其真致謹于

燕閒清暇之時而慎密緝熙以懸其間將使一心之中虛靈洞徹感

通之際誠意交流以此照臨百官如懸鑑以待妍媸而忠邪

之分自別以此賞罰天下如執度以齊長短而勸懲之道自明則

聖德已至而益至 治道已隆而益隆

紀綱已振而益派風俗已淳而益淳觀化在

朝而百工庶職莫敢不一於忠矣觀俗在野而海隅蒼生莫敢不讓於忠矣有淳朴不漓之意而典章經制之備曠三代而獨隆當文明大著之時而淳龐渾噩之風追隆古而僅見由是而天時人事交相契合治運氣化交相流通馨香感格于神明而諸福駢臻協氣上通于

皇穹而百嘉並遂

天德孚而王道成

天心享而至治永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

臣愚之所拳拳效忠者也惟

陛下畀神採納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庚辰科 隆慶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君天下者興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務本重農治兵修備乃其大者書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夫成王初親大政而周公即惓惓以此告之其意深矣朕仰荷

天眷獲嗣丕基自惟寡昧未燭于理嘗恭誦我

太祖高皇帝籍田諭

成祖文皇帝務本訓乃知王業所由與民生之不易及觀

祖訓所載居安忘備之戒又曰兢兢焉茲躬率臣民耕籍于前

又屢勅邊吏慎固疆圉博求制虜長策亦欲庶幾乎知難

戒以觀揚我

二祖之光烈顧盛典雖舉而實政未孚警策雖勤而武備猶弛

方浮惰者衆未盡歸農也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業無自
屯盤之法壞而商賈俱困邊儲告乏今欲舉之其道法尚
復歟醜虜匪如警報歲聞何以創之使不敢復窺歟議者
言宜守或欲罷調兵或欲練士卒計將安所決歟朕日夜
慮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歟抑其機要所
在未克振舉故人罕實用功難責成歟爾諸士習于當世之
務久矣其仰繹我

聖祖垂訓貽謀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國者明以告朕將採而行之

臣羅萬化

臣對 臣聞人君之治天下也必安攘兼舉而後可以成天下
之至治必明斷並行而後可以收天下之實功何也君循天
道凡內而中國外而四夷皆覆冒于天而爲君所統馭者

惟天好生而覆 幬之用並育而不害惟君法天而安攘之德
兼舉而不遺故務本重農以厚民之生而予以成順治之休
治兵修備以固國之防而予以達威嚴之化是一者誠有國
者之先務而不可以偏廢不可以緩圖者也然非明以燭之
于先而斷以行之于後則雖外慕乎安內之名而實效罔臻
雖從事于攘外之文而成功罔奏其何以合內外之治而用
舒夫宵旰之憂也哉故必君以實心主之而委任以責成者
恒出之以英明果斷之勇臣以實心效之而分猷以宣力者
每竭之以左右質相之誠然後君臣道合而百度貞上下志
同而萬化廣中國可安四夷可攘內可順治外可威嚴而又
安長治之功將致之而無難矣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之德膺歷數之輝

至誠饗帝

泰已臨民天下臣庶孰不翹首而觀拭目而望以冀沾維新之化而

陛下方且望道未見不治愈殷廼特進臣等于

廷俯

賜清問惓惓乎安山懷小之策顧臣愚陋曷足以知當世之務

雖然

陛下此舉蓋將採而行之非虛循故事已也蘇軾有言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以今

陛下以實求之臣敢不披瀝以對揚萬一耶臣竊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則知天之生

民所以左右而成之者其責恒寄之君而君之主民所以生養而安全之者其道實法乎天此人君所以與昊天同道也夫惟人君有同天之道則凡曆象日月以經天之時體國經野以相地之宜立綱陳紀以定民之極愛養樽節以盡物之材皆所以化而致理也皆人君所以法天之政也然語其政之大者則惟曰務本以重農治兵以修備二者而已何也蓋國以民本而農者民之命也兵者又民之心也農有不重則衣食無所自生而啼饑號寒之民且將有轉死于溝壑者矣君固以天以任養民之責者也而乃使民無以為生可乎兵有不以則備禦無所由固而寇賊奸宄之發且將有駢首于鋒鏑者矣君固代天以當安民之責者也而乃使民失其所衛可不是故成王初親大政正天心陟降之際人

心觀仰之時也而周公所以倦倦於告戒者一則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是豈無深意而漫爲是言有哉蓋以知稼穡之艱難則農事修而民食有資人君養民一責盡于此矣知戎兵之當詰則武備飭而民生有衛人君一責盡于此矣夫人君而誠使民之得養也民之獲安也尚何化之不可興而理之不可致哉故稼穡成功而永清一治于前而有光守在四夷而重譯之朝愈遠而不替此古今之稱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誦周公之功者亦至今不衰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籍田有訓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祿鬼神之常享其必由農乎入哉

王言諄諄乎重農之思也

太祖文皇帝務本有訓首舉

太祖創業之難次及後古聖賢之君昏亂之生以昭鑒戒評哉

聖謨切切乎垂裕之心也而又作

祖訓一書兢兢乎選將練兵之圖居安志備之憂則當時所以重民之命嚴民之衛者蓋周至而曲盡矣故民皆樂業而太和之治允洽夷皆貢琛而來王之化益昭內固無不順治而外亦無不咸嚴所以上追成周之盛而啓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者端不在此哉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躬率臣民耕籍于

南郊則一念重農之意已切至而不虛而又

屢勅邊吏慎固封圉博求補遺之長策則

篤而匪懈其于

三祖之所以垂訓已身體而實行之矣宜是事修而民無不遂之
養武功振而國無不安之民也乃今糞典雜采而實政未生
啼餓號寒之民不惟見于窮陬僻壤之所而通都大郡亦
有不免焉督責雖勤而武備猶弛寇賊奸宄之發不惟見于
窮邊荒服之外而弄兵赤子亦尚有未端焉則所以厲我
皇上宵旰之憂而不遑豫逸者良有以哉臣嘗反覆思之而得其
故矣試以農言之方今四方之游惰者多歸農者鮮此空之
所以不參而用之所以不舒也今

皇上誠欲驅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無他惟貴穀粟而已矣
蓋穀者民之所資以為生也民終日不食則饑餒隨之通人
狃末技而輕去其田里者豈民之皆不樂生哉穀賤故其
國家于常賦之外罪有折贖鹽有飛輓初非不貴穀也

用不經而見小以忘大于是有折色之兌有解銀之額而積
久之用日漸輕矣又何怪其逐末而忘本也故臣願貴五穀
賤金玉而曉然使知百穀之重如晁錯之所奏焉則敦勸化
導之下豈無力本之農矣乎如是而謂民之有失業者未之
有也若夫屯政之修益法之理又厚農通商之最大者獨不
可講而行之乎臣以為法久而弊者勢也遇變而通者權也
故屯種之田乾沒于豪右而番休之卒服役于權門屯政之
廢久矣然不曰湖山斥鹵之可墾闢乎奸豪欺隱之可沒入
乎游手游食之人之可驅率乎昔韓重黎之田振武郭子儀
之耕河中彼豈奪諸民者與不過假不耕之地而收無窮之
稅耳今宜蚤為之制田之見存者屢畝而正界兵之服農者
間歲而代耕而又時申召募之令各與以可耕之田則經界

定而侵併之奸不肆屯聚衆而樹藝之功可成昔人謂其害
民力之最大者正謂此也工本之鈔既難于補給而守吏之
商又困于折兌鹽法之壞久矣然不曰錢鈔之用有當均者
手輸納之粟有當復者乎私挾私販之令有當嚴者乎音管
仲之煮山海劉晏之幹淮蓋彼豈措諸其民者歟不過總其
權于上而布其利于下耳今宜定爲之制重鈔法以收買餘
鹽而使竈有所償輕中納以招廣商人而俾鹽無所滯則竈
得實利而法禁可施商有餘資而正課自溢者人謂其飛輓
之最速者正謂此也不然而清查愈密而屯政愈不修法禁
愈嚴而鹽法愈不理辟之醫者不治其本而唯治其標亦終
必斃而已矣欲長商之兩利也胡可得也以兵言之方今邊
■之地醜虜匪如警報歲聞此備之所以不嚴而武之所以
未振也今

皇上誠欲奮天下之武而克壯其猷其道無他唯重將帥而已矣
蓋將者兵之所恃以爲主也兵一日無將則喪亂從之邇今
食廩餼而輕離其卒伍者豈兵之不衛主哉將輕故耳今我
國家于沿邊之地分據以叅將專制以總兵初非不重將也後
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輕武於是有巡撫以轄之有總裁以
統之而文法之拘日加審矣果安貴其應敵而致勝也故臣
願重其權專其任而屹然使當一面之寄如趙充國之所行
焉則委任責成之際豈無敵愾之勇矣乎如是而謂虜之有
竊發者未之有也若夫戰守之策調練之宜又安邊保邦之
最急者獨不可議而行之乎臣以爲一勞者永逸之基也暫
費者久寧之道也夫今之虜非昔之虜矣飈舉鳥集衆寡之

勢既殊而狼奔豕突險阻之地難憑此當事者所以苦于轄守之難也然臣竊計之舉匈奴之衆曾未足以當中國之半而卒未有能一創懲之者其故何歟無乃先發之謀未定而積弱之氣有未振乎兵法曰寧我制人毋人制我此勞逸主客之幾也故昔高祖之伐鬼方也不憚於三年之久而孔明之全蜀也不辭夫六出之頻彼豈好爲是窮兵哉誠以不創之於前則後之憑陵者當未艾而不制之於我則彼之窺伺者日未息耳今醜虜之猖熾既如此而猶因循委靡不思所以振作奮勵之術則何以成中興之治而保邊境於無虞也哉故臣卽今之勢以權戰守之策必也其先決戰乎蓋必以戰爲守庶可以折方張之虜而奠不拔之基也今之兵又非昔之兵矣銳氣消阻怯懦既已成風而勞費不貲司農又復

告匱此當事者所以病於調練之難也然臣竊思之卽燕趙之士固素稱多慷慨之材而卒未有能一飭練之者其故何歟無乃屯塩之政不舉而給餉之期有不時乎兵法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此飽餒勇怯之勢也故昔孔明之討漢賊莫急於五丈之屯而唐宗之夷大難悉仰於江淮之賊彼豈徒爲擾民哉誠以未戰而不足其食則不可以得其心將戰而不得其心則不可以用其命耳今邊兵之柔脆既如此而猶苟且支吾不思所以長慮却顧之道則何以振維揚之武而致殷邦之嘉靖也哉故臣卽今之時以究調練之宜必也其先理財乎蓋必財以爲養庶可以作有勇之氣而底于襄之績也已不然則聞敵而破膽者既不能戰也而何足與言守柙腹以待哺者既不能養也而何可以加練辟之養身者有

七年之病而不畜三年之艾亦終無得而已矣欲中外之寧謐也胡可得哉雖然天下之事非知之難而行之難人君之道非求言之貴而用言之貴知而弗行猶弗知也求而弗用猶弗求也臣伏讀

聖制有曰朕日夜圖謀安攘之策莫急於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歟臣以為

陛下特未實之行而臣下亦未能實奉承之耳果曰行之而靡效則彼成王所以致四十年之太平我

二祖所以重二百年之善治者果虛語也而抑別有要機之執以為振舉之術也哉臣以為聽言貴廣也而察之尤不可以不明察言貴明也而行之尤不可以不斷伏觀

皇祖之訓有曰內外大小官員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是言也其兼明與斷而出之者矣故臣願

陛下奮精明之氣大明作之功穀所以當貴也則斷然以貴之而不狃於近利之私將所以當重也則斷然以重之而不惑於一偏之見屯田監法以次而舉戰守調練相機而行其始也簡衆賢以使之而不賢者弗庸其既也分衆職以任之而不職者必黜賢否欲明其辨昭然如日月之行於天而光不可掩也賞罰欲必以信轟然如雷霆之鼓於天而威不可測也然後君宰其權臣能其事上作其氣下效其能守令司民牧者誠知重農而勞心於撫字則國無不闢之野而野無不耕之民者可幾也而何游民不歸農之患哉將帥司兵柄者誠知奮武而盡力于封疆則士無不振之氣而國無不伸之威者可幾也而何夷狄不率服之患哉蓋惟明克允惟斷有成

者既並用而不偏故內安中國外攘四夷者斯兼舉而不遺
周成王之治固不得專美於前而我

祖宗之業之盛又將廓大而增光之矣此非要機之所在而所當

振舉者哉抑臣又有

獻焉心也者萬化之原而明與斷所從出者也使其心純乎天
理之公而絕無人欲之私則明斷固渾然而在苟一以私意
蔽之則明有時而昏一以欲累之則斷有時而失其何以生
宰化機而役使羣動哉宋儒范氏曰君心唯在所養故臣願

陛下存養省察以體其心精知力行以強其心廣詢博采以大其
心親賢遠佞以純其心一念之萌則曰我其忘稼穡之艱矣
乎一慮之興則曰我其忘戎兵之詰矣乎然後心無不存而
可以全明斷之德可以保安攘之功此臣之愚忠惓惓而不

已也伏惟

陛下少垂察焉則臣愚幸甚臣草茅下士不識忌諱于言
張臧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皇朝制曰蓋聞上古無為而治不賞而民

不怒而威于鈇鉞何
 甚盛也而儒者之論治曰有功不賞有
 化天下又謂夏后氏先賞而後罰殷人
 而兼用之則二帝三王所繇固與上古
 也又有言賞疑從予罰疑從去者有言
 可過義不可過者以為古昔帝王皆以
 下然則先罰後賞者非歟抑賞罰者帝
 所以治歟我

聖祖繼天立極垂萬世恩威莫測其用賞
 一務協于甲其揭諸

祖訓首章及載諸

聖政記者同符治古可得而陳其槩歟朕以
 一勝託于臣民之上

十有四年矣夙夜兢兢惟古訓是式

成憲是遵不愛爵祿賜予以待功能之士而不法者以三尺重繩
之明示好惡以與天下更始然德澤壅而一不究法令泥而不
行任老成獎恬退以教讓也而浮競之風益甚章苞首罪貪
墨以訓廉也而澄清之效罕聞習俗奢侈云之以儉而人心
猶溺于紛華刑獄冤濫示之以寬而吏議多上于鍛鍊蠲租
賑窮詔嘗數下矣胡閭閻之困未蘇振旅詰戎今亦屢申矣
胡牖戶之防未密無乃勸懲之法闕而未備朕抑所謂修職
任事者漏賞而欺漫避課者佚罰歟殆朕之一敏不明所以
風厲之者非其本而督率之者非其實也茲一賞信罰必以
紹明

皇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何修而可爾多一居心稱先王

世之務其而究其一今體要詳善于篇勿流勿

親覽焉

臣唐文獻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取宇內也必有憲天之實心而後可以

端治本必有法天之實政而後可以宏治功何謂實心蘊諸

宥密之中遵諸淵微之表意所予而速于令神所懾而惕于

威操睿乎默化之術而使天下以懲以勸者是已何謂實政

審諸時勢之交達諸經制之際予而必期于當功奪而必期

于當罪執精明嚴密之機而使天下以榮以辱者是已實心

以道于內是謂喻天下以神而天下即以神乎之故其道同

天之無為而治本自我以端實政以措于外是謂維夫

法而天下即以法遵之故其道同天之有為而治功自我以

舉古帝王所以不可階序而化馳于風行不出屢雖而今
于學各用此道耳藉今本之不完而徒以其法今之相與
下相把持則精神與治道不相貫通而雖有所經畫注釋
亦祇亦粉飾之虛文其何以培天下之化原功之不舉而徒
以其循行之迹與天下相從事則法制與人情不相維繫而
雖有所鼓舞率作要亦僅為太平之壯觀其何以臻天下之
至理以是為政是末世之陋風世主之淺術也即欲略一
于綱紀法度之中而措四海于均齊一之域其道無從
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盛

具足以有臨之資

惕勵盛

存不敢康寧之意

宵衣以圖政而鉅細必親

日新以圖學而寒暑不輟

夙早則

步履

郊壇立致其霖之應

納諫則

躬御煖閣不覺晷刻之移斯固已困天下于春風和氣之中而震
天下以雷厲風行之烈天下喁喁然請五帝三王可
矣方猶

聖不自聖遊臣等于

是

備書

滑問惓惓乎舉古帝王所以用賞罰之道古儒先所以論賞罰之旨而繼之以風厲督率賞信罰必兩言欲臣有所陳說且不敏其敢無辭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耶蓋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知君者天所命也天有福善禍淫之理而其權恒寄之君君握命德討罪之柄而其道恒法乎天故潤之以雨露天所以示恩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賞折之以雷霆天所以示威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罰賞罰者帝王制馭人羣之上術也彼上古之世其政熙熙其民皞皞事無賞也而朝野皆相率以勸于善即賞有時而不必用非無罰也而遠近皆相率以懲于惡即罰有時而不必施斯無為之治而極盛之休風矣自是厥後皇王之政若循環而

論亦人人殊指故稽九官之命則知唐虞不能廢有功之賞而夏后氏承勲華繼美之後成周當文明大備之時則或先賞後罰或兼用夫賞夫孰非彰善以示天下勸者即考四凶之誅則知唐虞不能廢有罪之罰而有殷氏承夏桀淫比之後成周氏當殷頑未靖之時則或先罰後賞或兼用夫罰夫孰非誅惡以示天下懲者即彰善以示天下勸而激厲鼓舞之恩固嘗寓于爵秩褒嘉之內誅惡以示天下懲而哀矜憫恤之意亦常流于創艾誅夷之中故古帝王賞疑則從其于不虞其失之僭也是所謂仁可過者也罰疑則從其去權恐其失之濫也是所謂義不可過者也蓋政則代有變更而其趨于治則一言則人有可否而其宜于治則均要之皆以循神心術之蘊運之慶賞刑威之中而盡底歷乎人運功機

不越此矣洪惟

皇祖繼天立極

垂憲萬世當夷風甫殄之秋適海宇清寧之日時則恩威莫測

用賞罰務協于中至今誦

祖訓首章及載在

聖政記者大都煦育與震曜並行而衿全之意常勝渾厚與精明

並運而峻法之戒常嚴是所

十一朝之忠厚而貽億萬載之太平者信有自矣而我

皇上復承之夙夜兢兢日惟古訓之與

威憲是遵是式故微長必錄片善必褒即雨露之恩不渥于此也

愆夫必黜姦黨必誅即雷霆之威不肅于此也蓋十有四年

以來而淳風既已翔洽和氣既已鬱蒸矣然臣伏讀

聖制謂德澤壅而不究法令泥而不行則臣以為誠亦有之故任

老成獎恬退將使百官興之矣而脂膏等進巧宦若神浮競

之風果盡戢乎車蓋之罪之將使群辟興之矣而羔鴈塞

途筐篚載路澄清之效果之可冀乎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倡

優后飾牆屋文繡者所在如是紛華猶故耳刑獄寬濫示之

以寬而法擬秋荼之者之隨處而有鍛鍊猶故耳蠲租

賑窮

詔嘗屢下矣而蓋歲之不獲不救謂周周之困已蘇也振

旅詰戎

今亦屢頒矣而鞞鈴未請之任之未實未敢謂靡戶之防已密也蓋

廟堂之上所勸誘者如此而天下或有賞之而未必勸者是雨露

之恩有時而不潤也所懲創者如此而天下或有罰之而未

必懲者是雷霆之威有時而不憚也茲欲一舉而登之矣是亦豈有加于賞罰二者而已哉蓋賞罰者人主所以飭治苟爲具已也我未行一賞而天下已于我手觀感而或謂爲飾喜之迹即疏茅土錫圭綬往往優于曠近而修職任事有成效者乃或抑而不予則不僭謂何而人于是莫知勸矣我未行一罰天下已于我手觀感而或謂爲飾怒之文即徒章服移郊遂往往苛于曠下而欺謾避課具有實迹者乃或倖而適誅則不濫謂何而人于是莫知懲矣故欲行賞罰莫大于法天法天之道莫先于核功罪之實而行之以斷是故旌考繁之高蹈而嗜榮若渴者黜勿予退讓之風何不可也棄酌泉之雅操而趨利若赴者擯弗齒澄清之效何不可必也奢侈未殄則必示等威之式嚴僭紊之誅而俗必知儉矣欲蘇閭閻之困則先宣德惠者陟以顯秩而壅滯者罪之無赦可也欲密戶之防則加志訓練者優以重典而玩愒戎行者置之不顧可也如是則風厲之術操之在上而民從之如流水非從當罰之法而從以心也督率之權本握之在上而下式之如轉樞非式賞罰之文而式以實也又何德化之不可洽昇乎之不可致雍熙太和之理即唐虞非所尚奚况三代哉抑臣猶有

獻焉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君心者萬化之原也惟不好逢迎之術而競進者無所容惟不營帑藏之積而嗜利者有所憚惟不侈供御則奢者媿惟不峻刑戮則殘者戢惟軫痼瘼之視而民困可甦惟切外寧之懼而邊防可同故臣亦願陛下實求之心而已勿以左右近習爲悅而盡此心勿以賢士

夫為厭而逸此心勿以物力豐盛而或以土木荒此心勿以運際承平而或以畢弋蕩此心勿以邊境無虞而或以戰伐黷此心惟益務

講學益勤

顧問則淵微

密勿之內皆清心寡欲之資而虛冲恬澹之中皆端本澄源之計故爵賞未頒而意所嚮往即為霽澤刑罰未施而神所凝注即為靈爽自是而臣工口以式化一疆宇日以寧謐即以紹明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又何難哉此止所謂風厲之有本而督率之以實者惟

陛下垂神而採納焉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草茅下士不識忌諱言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甲戌科萬曆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哲后膺乾良弼納誨禾育不以典學勤政務者乃嗣服之初允斤斤焉若伊訓既命訪落無逸諸篇詳哉其言之矣三代以還強學勵精之一代有作者然考德論治猶未可匹埒于姬妣矧曰唐虞又六可疑者夜分講經歲周太平御覽隻日不廢講讀學非不矣而興造鴻業顧出于馬上得之不事詩書者何歟衡石程書衛士傳餐汗透御服日旰志倦政非不勤矣而致理之於願獨稱躬修玄默清淨無為者何歟朕以冲年履祚未燭干理惟仰遵我皇考遺命講學親賢日勤觀覽細大之務悉咨輔臣以求厥中夙夜孜孜罔敢暇逸亦欲庶幾乎詩書所稱無墜我

二祖

八宗之丕緒然論者謂帝王之學與帝布不同蓋不在章句間也
不知合章句之外又何學歟又或謂上好要則百事詳所謂
要者果安在歟往代陳謨有禪正始如賢良三策神詩言人
俗未光言審尚及治性六戒勸學四箴初元節儉建勸湯祿
煩苛先天元祐十事治平三劄熙寧治古正學定志論總之
不越此二端矣可得而悉歟之歟亦有可行于今者歟爾多
士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其為朕折衷衆論究其指歸典
學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異宜創守殊軌悉茂明之以副朕
慎始篤初之意毋泛毋隱

臣孫繼皋

臣對聞帝王之繼又以立極也學必務乎其本而後天下
之化原以端政必審乎其要而後天下之化機以運何者人

若之學非徒小聞為也凝神于宥密養邃于穆清固義
以來之道統賴以衍之于無窮者也本之弗務則不過為
口耳之學而不在以造于天德之精人君之政非徒以任智為
也負君師之責立政教之宗固義皇以來之治統所賴以引
之于不替者非也要之弗審則不過為銜飾之政而何以要于
王道之極惟求端于本而不徒事乎口耳之粗則愈退藏而
愈精密本以端內而亦以利外也聖德所以同天而大化之
原于此乎端也惟專持其要而不徒事乎銜飾之具則愈簡
易而愈恢弘所操至約而所及至廣也聖治所以憲天而大
化之機于此乎運矣學以基政政以顯學道合一而不偏學
務其本政舉其要事不勞而可據自古帝王不出宥勿之內
而道積厥躬底于淵微純粹之歸不假智術之勞而事得

其理適臻于治 龐敦大之盛者此道行也况出震維新正天
命疑承之日繼 離方始尤人心屬望之初可不循其所當為
者以為典學之 本擇其所當先者以為立政之要也哉欽進
皇帝陛下

躬不世出之資

具大有為之畧

登極一詔萬方同

平臺一詢百辟起

命書四箴六箴而

嘉納

帝鑑圖說而披覽不三 一湯盤武凡之銘近又時

經筵之御

嚴觀吏之飭蓋學已勤矣政

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乎

廷俯賜

清問首舉商周之訓次及漢唐

立政之要慎始篤初之規

務有足以禪萬分之一者

稽古志切摠忠敢不披瀝

民之主也其道為往聖人

故美玉弗琢則射乎之光不

聖人弗學則光天之德不

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少

其不尤要乎六律不具則

修矣軼于唐虞三代之

君臣之事而終策臣等以典學

意臣等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

而非其人也雖然臣愚學慚

瑄以對臣聞之君者天之子也

學也其責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至寶鑿弗拭則映宿之輝不

善矣哉學之不可已也然不自

好學如日中之陽嗣服之始

曠不能正五音規矩不設則

莫不能成方員仁政不立謂
不可已也然不曰能德美初
之薪嗣服之德政其不尤要
為哲后者皆然而始尤重也
良彌者皆然而始尤切也
雖考其初則有伊尹傳說之
之所為訓王者乎遜志乃來
乎臣言焉君行焉此所以終
高曰中興之今主者必推太
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則有周公
非訪落之詩所為作乎稼穡
為戒乎臣言焉君聽焉此所
以觀耿光而揚大烈也故終

之世而曰繼述之賢君者必推
其學者有本政勤矣而所以立
不明強學之主誠代有之而護
而昧三公之體太宗歲周太
日不廢講讀而寧夷狄之禍乃
之漢高此其故何也詞章訓詁
故學非不足務而務非所以務
有為也勵精之主誠代有之而
書而適其秦亂文帝衛士傳
日所忘倦而實讓辱乃致理
文此其故何也臣言朝會帝王
非不足勤而勤非所以勤也

日親講幄而實暑之際其言不諱
日咨輔臣而細大之務委任不貳
向之外憲天道以出政深務去
過之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法天行以勵事無違于道
道之原即南周之志不違

二祖

八宗之丕緒真足以振揚于不墜

顧臣伏讀

聖制有曰論者謂帝王之學與常

不同又謂生好要則百事

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望道未見之心也求治

已之心也夫帝王之學與常

布不同此程顥之言也所謂

學之本者也主好要則百事

詳此荀卿之言也所謂知政之要者也是故往代之臣各

其見以陳正始之謨而往代之君亦各因其謨以裨正始之

治如仲舒賢良之策折天人也王吉變俗之論正風化也匡

衡審向之疏與夫治性六戒勸學四儀之陳崇德政也貢鼎

節儉之勸先敦朴也陳寵蕩滌煩苛之議尚寬厚也先天間

則有姚崇之十事明時務也元祐間則有呂公著之十事飭

治紀也在治平則司馬光以三劄進重英斷也熙寧間則程

顥以稽古正學定志之說進慎趨向也此其言則人人殊矣

顧豈無上關君德而足以為

聖修之助下係民生而足以為

聖治之資者乎然其本則未徹也其要則未明也本何在哉聞之
上學以心下學以事欲其本純心之道不可不講也要何

在哉聞之用人則裕自府則小欲得其要任人之道不可不
講也請因

聖問之所及而極論之

陛下終篇策臣曰典學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異宜創守殊軌悉
戾明之以副朕慎始篤初之意臣愚以爲人之一心操存舍
亡其幾至可畏也况人君之心百欲伺之一念弗純欲且乘
之以入焉其係于學之進退非渺小也必也主敬于淵鑿之
中研幾于獨知之地夜氣清明則有常惺之法平旦好惡則
有允執之功大庭臨御則應乎天鑒之在茲官闈秘密則森
乎神明之若對至善爲的主善爲師不雜不息允迪爲期帝
王爲學之本或者其在是歟譬則水馬澄之終日止見眉睫
不遺一撓方負莫辨誠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日月久照不改

其明星辰久旋不改其度聖人久于其道不輟其功明此以
爲學聖德之所以純也非博綜群籍藻績是工矻矻終年者
比也臣故以爲學之有本也人之一身應務酬物其事尚難
兼也况人君之身百責萃之患賢弗任事且因之以隳焉其
係于政之得失非眇小也必也精其選于未任人之先專其
任于既得人之後姬旦在前則委心聽順山甫在後則改容
嘉納邇廷有願牧則授之斧鉞而不疑郡縣有龔黃則錫之
璽書而不惜不聽讒言不責近功惟和惟一以考厥成帝王
爲政之要或者其在是歟昔之車馬輪鞅徒飾非人弗行造
父爲御一甘千里誠不可以不審也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大厦之才非一土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明此以
立政聖治之所以擴也非彰神獨勞虛身從事沾沾自好者

此也。故以為政之有要也。審其而論之則純心以為學。任人之本以端是故有緝熙之圭則四友同心有敬勝之君則十人彙進傳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之謂也任人以立政而進學之資益廣是故有仲虺之誥則湯德丕顯有尚父之戒則武德日休經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之謂也於乎此天下之化原所以端也天下之化機所以運也乃臣之所獻者抑有進焉以

陛下非常之資其于問學之際必有求貞而勿替者故學之不能不足患也獨患夫聰明之太過或以為商宗周王之學為不足事而求其所不必學者焉以

陛下非常之畧其于委用之際必有善任而不疑者故人之不任足師而求其所不必行者焉求其不必學則索之愈高而失之愈遠將有務為迂濶之談以欺

陛下如王安石之感神宗者出兵求其不必行則更之愈急而行之愈壞將有尚為刻薄之政以罔

陛下如公孫鞅之感孝公者出矣此固臣之愚過計則然而亦豈可以弗辨哉伏願我

皇上

下畏天命

下念民生以孝則

皇祖之存心錄可鑑也切奉之以為訓以政則

皇祖之靈記可法也而率之以為行無以天下之義理皆吾晰

也而厭其卑近無以天下之賢才皆吾下也而待之邈絕無

以安。而後遊無以物。豐盛而興。土木無以海宇
昇平。遠夷無以安。寔深宮而狎。近習則道德高厚。功化
洋洋。以熙。行。亦瑞。應。商。周。不。足。俾。矣。而。况。漢。唐。宋。也。乎。
此。其。心。歸。于。胃。

天。凌。臣。謹。言。

丁丑科萬曆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無運握圖。一。案。字。所。以。維。綱。而。務。勤。
劑。羣。品。其。道。蓋。多。端。矣。至。語。其。治。效。自。詩。書。所。述。章。灼。較。著。
則。莫。盛。于。虞。周。夫。其。七。政。齊。庶。尹。諧。六。府。修。三。事。治。與。夫。謀。
烈。佑。啓。禮。樂。刑。政。煥。然。也。朕。甚。嘉。之。慕。之。未。審。果。錄。何。道。而。
致。然。歟。或。謂。舜。統。業。萬。幾。文。王。自。朝。至。日。中。晏。不。遑。食。也。唯。
其。精。勤。故。化。理。若。是。然。書。稱。庶。獄。庶。慎。文。王。罔。兼。而。孔。子。復。
謂。舜。無。為。而。治。何。歟。我。

太祖神聖秉乾。壽。造。函。夏。建。立。法。制。博。大。詳。密。用。以。濟。世。平。康。與。
虞。周。競。盛。矣。御。曆。三。十。餘。年。早。朝。晏。罷。未。嘗。時。刻。少。怠。其。所。
以。畏。天。人。而。行。昌。祚。者。視。舜。文。其。道。同。歟。朕。以。冲。昧。獲。繼。丕。
基。慄。慄。夙。夜。圖。所。以。順。帝。則。建。皇。極。以。庶。幾。帝。王。之。治。若。今。

卷。五。十。五。

且五年經費節矣而帑度未克賦歛寬矣而民生寡遂守室
久任矣而直治罔宣伍籍加數矣而武備靡振豈因循之積
習難驟變歟久弛之舊章難遽舉歟茲欲革文冒破拘坐使
人得其情事循其理將何如而後可蓋感帝額王人務之與
曰大有為乃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此其說安在
將各有主謂不相蒙歟抑或其道相須也予大夫習先聖之
術其于古今右理之原講之豫矣尚各據所蘊明著于篇朕
將覽而擇焉

臣沈懋學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固有宰制天下之大體尤有運量
天下之大機何謂體總宏綱急先務任人以圖治而不自用
以勞天下者是也何謂機從志慮勵臣工及時以省成而

自逸以忘天下者是也以夫體宰制天下則化洽于無為而
帝則順矣以大機運量天下則功成于有為而皇極建矣是
其無為也正以操有為之權也而非逸也其有為也正以達
無為之用也而非勞也使執有為之說而紛然自勞其身則
為我之繁萬民之衆由一人而叢控焉即或有刑名之淺效
而無以培博大之休申韓之所謂有為也固非帝王之所先
使况無為之說而肆然自逸其身則為我之繁萬民之衆以
一人而廢弛焉即或有清壽之小康而無以建精明之治黃
老之所謂無為也亦豈帝王之所尚哉夫故善治天下者先
不一于有為而機常運于無為之中又不一于無為而體常
宰于有為之際古帝王所以人得其情事者其理而為世為
之盛德大業者此道行也

皇帝陛下

稟聰明睿智之資

備文武聖神之德應五百載之昌期而德厚

實曆繼億萬年之正統而玉振

瑞圖

威德布于華夷賢才列于中外四時順曉萬國承命人心安寧

治矣而尤

聖不自聖進臣等于

廷俯勝

清問惓惓于有為無為之辨且欲使人符其情事備其理以因乎

王之治臣固仰窺

陛下大有為之心矣顧臣伏處蓬蒿不知事君之道未諳治國之

謀愧無以對揚萬一雖然臣嘗聞人事君如事親親之欲有

為也子代之親之精神日運乎上人內外之間而庶事則未

嘗自勞也知所以事親而孝可移心忠矣又聞之治國如治

家家之不能無為也立制之應斷也一綱至末鹽璪屑之務各

有司存而主之精神未嘗不貫也心所以治家而理可通于

國矣况臣今藉有司之奉得親

文陛下

赤墀生平之所誦讀願達于天下見臣

明時者此可以酬其志也敢不獲一何之愚備

聖人之擇哉竊惟天生民而不能以自和也于是立之君以主之

又慮君不能以獨理也于是立之臣以佐之是君者代天以

理物而臣者代君以有終者也君臣代天以理物則天之所

欲為者君任之矣而安可以無為也臣惟代君以有終則君
之所欲為者臣任之矣而無庸于日為也嘗觀之天矣於
之真玄機之宰凝然不動已耳而一時之更五行之佐順序
而成其化化之成也四時五行之而昊天一元之運固未
嘗一日息也復與或息則四時五行且無以自運而何有于
化哉夫自其凝然不動而四時五行為之宣其化也謂天有
為不可也是天之體也自其四時五行之成化而天未嘗不
運也謂天無為不可也是天之機也人君代天而為之子位
曰天位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德曰天德道曰天道心曰天心
而不憲天以弘化可乎是故觀工大體焉虛心應物而不以物累
常處于閒靜之中以總宏綱以

身觀于天之機也得運量天下之
心以遺物已常體人而不造已以
疑志慮以勵臣工亦不敢悠悠臣
代為之矣安得而不謂之無為也
無為也百工之熙必率作而後
有為焉世帝王撫運握圖統一靈
生者其道寧外于此乎是故七政
治效莫盛于虞矣舜固不自為也
者得其體也而競業萬幾舜實未
然則孔子稱其無為而治者謂其
忘耶謨烈啓後咸正罔缺禮樂刑
周矣文固不自為也任之周召呂
厥諸臣者得其體也而自

朝至于日昃不遑食文實未嘗一日而志精勤之慮易然則
書稱庶慎庶獄罔兼者正謂其所任得人耳豈曰而精可已
耶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秉乾再造函夏竭心忘以創制立法曰此精誠
巨細畢舉具載

今甲今不暇殫述而御曆三十餘年十朝宴罷未嘗時刻少息
其所以畏天人而衍昌祚者真如堯舜之兢業萬幾文之日昃
不食固未嘗執無為之說忘率作之權而君臣交儆以屢省
厥成者正所以成無為之化也躋世平康虞周婉感信有由
矣而誰謂其道之不同于舜文哉

皇上講學勤政法天行而不息詢事考言日治日起而有功帝王之
大經大法治天下之宏規也入書一而揭諸

厥廷自敬天至節用十二事治天下之切務也懸牌而置之
座右申飭有司而責之乂任屢警邊將而要其乂安蠲逋賦以
厚民生節經費以裕國計孜孜焉精勤之念誠有不遑暇豫
者宜天下之人盡得其情事盡循其理也而乃有不然者宜
有以履

聖王之憂矣夫因循之積習固難更也而更之者未必有實心
文弛之舊章固難遷舉也而舉之者未必有實政欲充帑度
而司農之用果實能一毫不妄費乎節儉之躬行不可不思
也欲厚民生而司賦之吏果實能一毫不妄取乎閭閻之疾
苦不可不察也守今乂任矣而率多取辦于文具求其能解
紛興化鮮渤海之理也而何惑乎吏治之未宣伍籍加數矣
而率多致飾于聲容求其能禦侮折衝鮮厲門之良之而何

感乎武備之靡振夫臣未盡賢而政未盡實則

陛下與諸大臣議政于文恐未可過云舜之無為文之無憂也夫古今之人心一也以區區虞宣之弊曷即能回虛耗之邦矣吏稱民安之效會書

今日率乎之世乃令之而不行仁之而不化理

陛下誠率先而不化之不嚴乎感格之難不循乎改常之運時

召見二三大臣及百司之可與議者條

國家之舊典舉當世之闕遺必欲見之推行而夏之治效實節

經費自

當開先之而祭庾可漸克矣實寬賦斂自郊圻先之而民生可

漸厚矣任守令則

嚴勅監司精慎舉劾毋徒拘于文具而吏治可漸宣矣嚴款伍諸刑

嚴勅督撫糾察動情毋觀美于聲容而武備可漸振矣其要在于

擇人而其權歸于核實由是文冒可革拘攣可破積習可更

舊章可舉人不敢欺而皆得其情事不敢廢而皆循其理而

本其職則惟在

陛下與二三大臣如舜文之精勤以率之夫然後庶慎庶獄不必

無而無為之化成矣夫此之所謂精勤云者有為之義也而

因以政無為焉猶二之也臣又伏讀

聖訓終篇有曰憲帝顯主人稱之必曰大有為乃

我有謂述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此其說安是

將各有至謂不相蒙歟抑或其道相須也噫是可以觀帝王經

論之學矣夫中心無為矣而曰以守至正得非守之于為乎

昊天之道顯仁藏用曰顯曰藏而有為無為體用一原矣

王之大有爲也以天運以時行而不以己爲焉則雖淵微者
密而非無也雖振勵發舒而非有也故曰至誠經綸而無所
尚也彼沉空守寂以爲無徇生執象以爲有均之畔道而已
愚足以治天下噫天下之溺久矣談有爲者猶曰不離乎倫
物也而假神幻之蓋餘以文其無爲之旨卒使天下信空虛
而忘實用而精勤之說幾不復聞矣

陛下循其名必責其實處其始必厚其終以至誠之經綸發顯
之妙用不將挽人心而維世道乎而得情循理之效又不足
言矣此真大有爲之略也若夫爲知幾爲謹獨固至誠入德
之方而自警十二事所兼括也何敢爲費辭哉臣不識忘
干冒

宋震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臣對 臣聞帝王之道天道也故必有合天之心法以端化理
之原亦必有憲天之治法以化裁之用何謂心法全體天
德以爲敷錫庶民之本無偏無陂大公而順應者是已何謂
治法奉若天道以爲變通宜民之政知柔知剛鼓舞以盡神
者是已心法立而純粹之精與於穆而並運斯聖人之所以
合天也治法行而神應之妙與大造而同流斯聖人之所以
憲天也合天者以立本而建極之體主持乎三德之用憲天
者以趨時而剛柔之用流行于正直之中體用合一顯微無
間古之帝王所以不降階序而化行若神納天下于至王極
斯世于平康者率由此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

躬不世之資

代 卷 五

撫綦隆之運天下喁喁然稱

聖主矣

臨馭以來

孜孜講學寒暑不替而表正之極端
事事訪求細大不遺而平康之化普

任賢圖治

歛福錫民八柄馭臣九德咸事

德之所及與河海而同深

威之所加與風霆而並迅治化之隆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
乃猶不自滿假于

萬幾之暇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謂帝王之大經大法具在洪範故首以皇極三德同體而異
用者爲言繼以古昔君人異用而同體者爲證復詢臣等以
明教正俗馭吏率人之策期使期世會歸于皇極以媲美古
帝王之盛斯虞帝清問下民周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敢不
披瀝以對揚

休命乎臣聞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則洪範之書乃天
道也人君奉天以子民則必法天以運治臣請言天道夫太
虛無形秉握化權溟茫漠泯瀕濛鴻洞是天道之所以立體
也噓之以陽吸之以陰鼓之以雷霆烜之以日月潤之以雨
露肅之以雪霜是天道之所以致用也生者殺之機翕者張
之地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風霆日月霜雪雨
露日流行于亭毒之中而太虛之體漠然不見其迹斯天道

之所以盡神也人君法天以治故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黨無偏王道蕩平無友無側王道正直是聖人之心法與太虛而同體也夫使天下而盡由于蕩平則聖人固可不賞不怒垂衣拱手而默順于理乃人之才性殊科而世之情僞多變將默然而任之乎不容以無爲也將一法而治之乎不能以盡變也于是以其皇極之體敷之爲三德之用撫平康以正直馭強弱以剛柔有正治之者焉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是已有反治之者焉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是其情爲喜怒其發爲好惡其事爲生殺予奪其權爲威福命討其具爲禮樂法制爵祿鈇鉞是聖人之治法與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並運者也然其爲用妙矣既純用乎剛而天下不見以爲毒或純用乎柔而天下不見以爲濡或剛而行之以柔或

柔而行之以剛或先剛而後柔或先柔而後剛鼓之舞之使天下日遷善遠罪而莫測其所以然者是聖人之所以法天而盡神也蘊之于內則渾涵精粹貫徹于幾微而化原以正運之于外則交發互施錯綜于萬變而化理以弘其相頌之妙用如此朱熹所謂又用三德實爲權衡陳卿所謂皇極以體常以立本三德以盡變以趨時蓋得其旨哉三五之隆至德淵閔運用之妙六籍所不能模焉畧觀其迹彌教明則疑于剛矣格苗舞羽又何柔也下車泣罪疑于柔矣後王之諫又何剛也秉鉞烈烈疑于剛矣敷政優優又柔也凄然似秋而人不以爲私怨煦然似春而人不以爲私德要之歸于平康正直而已斯舜禹成湯之所以善法天也自時厥後世道寢衰天亦不畀以洪範元疇世主闇于大道好惡反側既無

以建皇極之體至其治理則亦就其才性之近者而成之
文躬修玄默幾致刑措似矣而強宗悍虜莫能制也漢宣刑
名繩下表用循良似矣而無辜被戮不盡無也光武總攬
綱蓋亦兼用柔道而信讖失刑有遺議焉唐太宗力行仁義
固已身致太平而推刃同氣有餘媿焉明帝政務嚴切重帝
事從寬厚唐宣精于聽斷無復仁恩宋仁宗有餘剛武不
足則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謂東壁而望不見西墻者也
彼所謂英君哲王也而猶如是况乎優柔好柔術而倒持國
柄威強則武宣而見割外戚含忍姑息而凌遲于方鎮備忌
刻薄而播遷于奉天如元哀代德者又烏足道哉我

太祖高皇帝崛起淮甸肇造區夏休備玄德治兼往聖觀其和撫
四夷不動遠畧則舞干不武以爲文蹙吳滅漢拯民水火

乘鉞不足以爲武定律令鋤強梗則象刑戮逆不足以爲威

赦災青蠲田二則泣罪解網不足以爲德臣嘗伏讀

御註洪範以陰騭下民屬之天以相協厥居屬之君蓋仰而頌曰

斯天再錫我

聖祖以洪範九疇也斯世斯民歸極會極二百年矣我

陛下紹休聖緒精求上理虛已懸衡因物順應則好惡之私不作

祛僞刻浮敦本責實則偏陂之習已消蠲逋稅謹讞獄獎賢

能行又任至恩也柔道也振材官飭學校誅俠少申禁令至

威也剛道也臣嘗伏讀

聖諭曰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畧

日用葵師師濟濟之風歸于鴻蕩乎予之域蓋又仰而頌曰斯

天二錫我

皇上以洪範九疇也紀綱振舉黎庶樂業四夷嚮風百嘉暢遂建極之本三德之用

陛下蓋允蹈之而平康會歸之化蓋已同符列祖追配哲王矣乃

聖問猶以爲教化未洽風俗未同吏治未盡還淳人心未盡編厚自引以爲好惡未端二用未當而求所以明教正俗馭吏率人之化臣愚何足以知之雖然臣聞古語君行意臣行事故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今

朝廷所以明教正俗馭吏率人布之

詔令著之章程者固已至精至備第令有司能其事而奉其職陛下端拱受成事耳奚必更求他術哉惟是意之所在則臣敢以兩言獻焉其一曰明剛柔之實其二曰堅持久之志斯兩者

臣之所謂治天下之意也夫聖人之所謂剛非曰嚴刑峻治以立威也法立而使民不敢犯今一而使民知所守賞當而信罰行而必興事考成實事求是而偷惰浮窳者不得以病吾治是剛之實也聖人之所謂柔非曰姑息委靡以市恩也矜不能赦小過不侮鰥寡不虐無告恤困窮使閭閻無愁嘆之聲理冤抑使犴狴無沉滯之獄是柔之實也寓敦大於明作行正直於忠厚以義爲威而不以怒爲威以德爲惠而不以私爲惠則

聖問所謂善用三德是也世之論治者不知乎此苟見

朝廷纔一用法則以爲過剛而與嚴刑峻法者並譏徒見姑息萎蕪則以爲用柔而與子惠保愛者齊譽非知變達化之士也故剛柔之實臣願

陛下辨焉夫天道運而不已故能成悠久之化帝道運而不已乃能深淪洽之仁故事美成在久而人之情始乎勤常卒乎怠是以聖人治天下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譬之日月遞照陰陽代謝無日不運於太虛之中而不見其止息故氣化無壅而歲功成世之務近小者苟見人之不率於教與世之不登於理不忿頑而求備卽苦難而中止斯治之所以小康也故恒久之道臣願

陛下體焉允若茲以之明教而何患乎教化之未洽以之正俗而何患乎風俗之未同以之馭吏而何患乎吏治之不淳以之率民而何患乎民心之不厚哉若夫子產以水火喻寬猛賈誼以芒刃斧斤擬德法崔寔以梁肉藥石譬寬嚴其意則一主於用剛者也董仲舒以陰陽配刑德陳寵以琴瑟證緩急

其意則一主於用柔者也斯憤世之孤談非致理之通議也夫天不能以奇陽獨陰育成萬物而人主之治獨可以備用剛柔也與哉欲矯世主之偏而不知已自蹈於一偏不足爲陛下誦也雖然有本焉三德之用原於一心心不可以一有蔽也蔽於愛憎則喜心用而好惡作矣蔽於私邪則用舍謬而偏黨成矣蔽於逸樂則志意昏而頗僻彰矣化原不端而欲三德之用不亦難乎臣願

陛下建皇極必求之於心恭以作肅從以作乂明以作哲聰以作謀睿以作聖敬止之德必務於緝熙剛健之精必期於純粹剛一念之慈愛卽爲仁一念之裁制卽爲義斯之謂合天之心法而行之爲憲天之治法民歸皇極世底平康而康疆逢吉之慶端有在於

今日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癸未科萬曆十一年

皇帝制曰朕聞治本于道道本于德古今論治者必折衷于孔子
孔子告魯君為政在九經而歸本于三達德至宋臣司馬光
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果與孔子合歟光歷事三
朝三以其言獻自謂至精至要矣然朕觀古記可異焉曰其
仁如天其智如神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曰其仁可親其言
可信皆未及武也獨自商以下有天錫勇智執競維烈之稱
豈至後王始尚武歟近世偉畧隆基之主或寬仁愛人知人
善任或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或迹比湯武治幾成康或仁孝
友愛聰明豁達則洵美矣而三德未純然亦足以肇造洪緒
何也其守成績業者似又弗如或以仁稱如漢文帝宋仁宗
以明稱如漢明帝唐明皇以武稱如漢武帝唐武宗宋獨具一

德而亦增光宗社何也彼所謂善三者則治國一則養二則危毋亦責人太備歟又有疏六戒者曰戒太察戒無斷陳九弊者曰眩聰明勵威強上六事者曰不喜兵刑不用智數其于三德果有當否歟朕棄乾御極十有一年于茲夕惕晨興永懷至理然紀綱飭而吏滋玩田野墾而民滋困學稼滿而士滋偷邊鄙寧而兵滋譁督捕嚴而盜滋起厥咎安在豈廢仁未溥歟明或蔽歟當機而少斷歟夫一切繩天下以三尺則害仁然專務尚德緩刑恐非仁而流于姑息一切納污穢疾則害明然專務發奸摘伏恐非明而傷于煩苛一切寬柔因任則害武然專務用威克愛恐非武而病于亢暴是用謂所司進多士詳延于廷誦以此道諸士得不勉思而茂明之其為朕闡典謨之旨推尊王之憲稽當世之務悉陳勿

眷茲洽聞將裁覽而采行焉

禮朱四祚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以凝命也必全君德以端天下之本而後可以弘經遠之猷必酌時宜以操天下之大機而後可以致基隆之治何謂大本欽之淵微之內而達諸應感之交慈祥愷悌盎然而可親精明瑩徹炯然而無蔽剛毅果斷確然而不移凝神于端莊靜一之中而渾融無間者是已何謂大機審諸時勢之宜而推諸運量之際兼容併包不流于姑息先見玄覽不失于苛察總覽獨斷不嫌于刻覈觀變于動靜陰陽之妙而化裁無迹者是已全德以為之主則剛柔萬幾錯綜萬變一精神性術之流動而不惑于出治之無本隨時以制其宜則上協天道下合人情乃轉移化導之機

而不患于致治之無機治古帝王所以不下階序而北行若
神躋一世于泰山之安而九圍式命羣國靡于苞桑之固而
萬國傾心用此道耳藉令爲治而不本之以德則雖有所設
施注厝亦將墮于私智小術而推行無準何以端天下之治
本而躋一世于雍熙修德而不運之以機則雖有所謀謀
慮亦將流于偏見寡識而泛應無權何以弘天下之遠哉而
登斯世于上理此晚近世之陋規非上聖之宏圖而極治之
要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

稟剛健中正之資

備文武聖神之德

收教問學寒暑不替而維皇之極已端

事事講求鉅細不遺而望道之心甚切

溥弘敷之澤與河海而同深

廓嚴肅之威與風霆而並迅固已四三王六五帝而超出乎尋

常萬萬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

廷

俯賜

清問士嘉虞周之盛王下逮漢唐之令主始之以孔子九經之言

而繼之以司馬光三劄之語而于治道之所尚特惓惓焉臣

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虞帝疇咨之心即周王訪道之心而漢唐宋諸君無

足數矣臣也竊伏蓬藿志切輸忠凡吏治之汚隆人心之淳

漓與夫養士興賢之法足兵弭盜之方其究于心以矣即不

伏乞

聖鑒

伏乞

問願有所陳說况

聖問彰彰如是臣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古之聖王之御世也未嘗以無本之治治之故紀綱法度禮樂刑政要皆一本于心未嘗以執一之治治之故剛柔互用仁義並行要皆可適于治此智仁勇相濟以有成仁明武相須以並濟宣聖所以上接堯舜之統而司馬光所以仰承洙泗之傳者率是道也是故唐虞之世天下號極治矣當其時黎民於變萬邦咸寧和氣盈于域中文命敷于四海又安用夫武哉顧無武之名而有神武之運精明果斷之意常寓于湛恩濊澤之中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堯之所以蕩蕩難名也而若時之命不以畀于啓明之胤子又何嚴乎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舜之所以巍巍莫與也而四凶之罪不少假于象刑之惟明又何毅乎其仁

親其言可信禹之所以祗台德先也而防風之誅不少桀于會稽之後至又何肅乎是堯舜禹非不用武也乃所以善用其武也商周之世天下稱至治矣當是時天下大定邦家寧寧陳師于南巢觀兵于牧野豈非用武哉顧有武之迹而無武之心寬厚博大之規常寓于肅清戡定之內天錫勇智湯之所以奉若天命也而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則仲虺稱之矣魏魏繼烈武之所以永清四海也而不泄于迹不忘于遠則孟軻贊之矣是湯武非用武也乃所以善成其仁智也夫是而降創業之主肇造洪緒以開一代之治者雖其德未底于純全之域而亦足以致治故漢高帝寬仁愛人知人善任則五年而成帝業光武明明廟謨赳赳英雄斷則數載而克中興迹比湯武治幾成康者唐太宗也而貞觀之治卒開唐氏

之業仁孝友愛聰明豁達者宋太祖也而仁厚之澤本於
業之安之數君者或以嚴明造大業或以忠厚垂鴻休後三
德之用夫固各有攸當也守成之主嗣守先業以繼一代之
統者雖其德未造于純粹之歸而亦足以成治故漢文帝宋
仁宗世所號為仁主也而富庶之風深仁之治至今有遺
焉漢明帝唐明皇世所稱為睿主也而長厚之休勵精之治
至今有深羨焉漢武帝唐武宗世所號為英主也而雄迈之
業克敵之勲至今猶可想焉之數君者或以柔道理天下或
以精勤致太平彼三德之用夫亦各有攸當也藉令崇教大
之治于羣雄角逐之世則迂矣厲鷹揚之烈于四方無虞之
時則擾矣任苛察之政于民風淳厚之俗則過矣狃因循之
習于起弊扶衰之際則隳矣又何以開丕基而著鴻績乎

業而致盛治也哉故匡衡疏六戒而太察之與無斷皆在所
懲陸贄陳九弊而聰明之與威強皆在所黜蘇軾上六事而
兵刑之與智數皆在所畧數君子者其各有見也

陛下臨御以來十有一載于茲矣

勵精圖治

推心任人固宜吏稱民安政修事理邊疆無桴鼓之警方內無
盜賊之憂以彰

陛下平明之治可也乃者近年以來紀綱屢飭而吏無廉靜之風
田野雖闢而民無康阜之化學校常肅矣而青衿之士鮮氣
節而寡廉耻邊鄙雖寧矣而驕悍之卒屢逞帥而逞姦謀督
捕雖嚴矣而潢池之赤子屢縱逸而拒威令誠有如

聖制之所詢

宸衷之所慮者此何以致之也意者有司不能仰體

德意而奉行之過乎臣愚以為吏之無良者處別未嘗也議者入

仕之途公銓選之法明黜陟之等則奉法循理者益勵于為

善貪墨不檢者斂迹而不肆又何患乎吏治之不修民之失

業者催科太急也誠省賦歛之條緩積逋之令寬力役之征

則服田力穡者遂有秋之望游惰無賴者樂耕耨之常又何

患乎民生之未遂學校者

國家養賢之所本以養賢而作新無術賢其可興乎誠欲剛方

正直之士接踵于朝博雅練達之才不匱于用則廣厲學官

而慎選明師可也軍士者

國家禦亂之資藉其禦亂而紀律不戾軍其可治乎誠欲三軍

之士有投石超距之勇百萬之衆有雲旗陷陣之勲則時志

會與此禮之文也說因此而務實以興之玩好可以悅心曰德

無為禮之妨乎注麗可以適志曰得無為禮之靈乎法行威

曉而沁水之田田必裁威始貂璫而斜封之恩澤必節雖禮

法未備而虛已已心神悅而承流者翕如矣回風會挽積習此

下之事也誠因心而務實以省之

畫接不可勅矣而中平疏之出入必稽

日講不可曠矣而制之廢興必覈誅姦欺則不使有漏網之

之令釋寃抑則不使遺覆盆之照將禮法具舉而奔走服從

聞命恐後者塵崇矣蓋禮法之維天下也是耳目形體之相

攝屬也而率作有成則精神以紐載之淪浹之者也譬有有

所向是不煩諭而行心有所之口不待言而喻實之感人何

以異此故臣始而以實之一言為

陛下告遠非能為新 可可喜之論而自效其區區之芹曝如此伏
望

陛下矜其愚不錄其非而

告神采納焉 愚幸甚天下幸甚謹對

